

入 緬 隨 軍 前 後

樂 恕 人

介紹給您一篇情文並茂，並且富有史料價值的好文章。樂恕人先生，四川成都人，中央政治大學新聞科高材生，子役新聞界垂三十年，足跡遍全球，曾經握過幾千隻世界名流，軍政首要的手，他是二次大戰迄今，屹守工作崗位，當代最傑出的新聞記者之一。能文，工詩，著作等身。樂恕人先生見聞博洽，風趣幽默，是老記者，却似翩翩青年，他為了盡瘁事業，至今猶仍「筍郎獨居」。

「入緬隨軍記實」，是他為追念新聞界前輩趙敏恆先生而寫的一頁史料，換今追昔，彌足珍貴，在此時此地發表，尤有重大的意義。

編 者

喜馬山南古戰場，舊都新闕話滄桑。雄風怒拂塵沙起，捲地黃雲問夕陽！

羅卓英將軍遠征曲

一九四〇年（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世界的命運正面臨許多嚴重問題的發生和發展！

中國大陸上，對日抗戰已進行到第四個年頭；雖然獨力猛抗艱鉅萬分，但對最後勝利的信念，始終毫不動搖。日本軍閥自知深陷泥淖，一面雖仍狂妄向中國進犯，另一面却由一批軍政人員四出活動「和平」，妄圖覓致不戰而勝中國的僥倖的途徑。

在地球的另一面大陸上，歐洲的大戰正方興未艾。九月中，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正式成立，三個獨裁國家的氣焰更張，狼狽互助，赫然以宰割世界的聲勢威脅全人類。

一九四一年，德國的納粹政權在六月二十二日，不顧一切突然發動對蘇聯的戰爭。繼之，日本在十二月八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偷襲美國在太平洋最大的軍事基地——珍珠港，爆發了太平洋戰爭。

世界的戰爭已經無東西亞歐之分，密切地打成一片，一個地球，一個戰爭。

形勢對中國抗戰突然轉變成大大的有利！中國從獨立苦戰，演變成與美英二大盟國並肩作戰。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日軍侵佔菲京馬尼刺；二月十五日佔領星加坡；迨至三月八日，日軍

即攻佔了緬甸的首邑仰光。在最初期的太平洋戰爭中，日軍的兇鋒所至，勢如破竹。其原因為：日軍多年的侵略準備，英美對日本的姑息輕視，和當地民族受了日本「尤索亞戰爭」的宣傳，在精神甚至行動上助長了日軍的進犯。

在日軍進犯緬甸以前，中國對外國國際交通線，南方即以緬甸仰光為海口，軍民用物資大多數從仰光上岸，縱貫緬甸而入雲南的滇緬公路以達昆明；再一小部即從仰光航空運達昆明。北部一線，由蘇聯經新疆甘肅陝西而到四川重慶——當年的戰時首都，真可謂萬里迢迢，艱難困苦。仰光被日軍佔領，我們抗戰的大動脈就等於

被截斷，而不得不另開天關地，轉移國際交通港口於印度的加爾各答，僅能以空運救急，運輸量始終極爲有限。

中英美既已成爲同盟國，對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那麼，緬甸被侵，仰光已失，對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和中國後防的鄰邦，彼此深受重大而嚴重的威脅，利害相同，安危與共。於是，中英合作協同保衛緬甸的歷史性的戰爭，一幕歷史上罕有的中英盟國並肩作戰圖，就給中英十萬雄師，用血汗在緬甸的山河上描繪出來了。

事實上，還遠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被日軍攻下的前三天（十二月二十二日），英國駐印度軍總司令魏非爾上將，和美國陸軍航空隊長勃勒將軍，即從仰光聯袂飛到重慶，當晚晉謁中國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商討有關同盟國間共同作戰的各項重要問題。二十三、四兩天，中英美三國舉行軍事會議，主要即是迅速防衛緬甸的策略。於是中國協助英國保衛緬甸的大軍，立即開始調動，準備入緬助戰，負荷光榮的遠征。可惜當時魏非爾代表英國，在一種自尊自私的短視政策之下，並沒有立即同意中國軍隊早期入緬佈防，而藉口印度軍隊入緬較易，致失制敵於機先。

因此之故，當日軍在登陸仰光不久，英國於香港、星加坡等地被日軍痛擊，喪師失地之後，才發覺軍力脆弱，始行同意中國方面的要求，先於一九四一年底，讓中國第六軍的一個加強團開進緬北，前往泰緬邊境佈防；因爲那時泰國名爲中立，事實上親日。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

，中國入緬遠征軍的主力，才由杜聿明中將所率領的第五軍——當年中國唯一的半機械化新軍——浩浩蕩蕩開進緬甸，南下佈防。

爲了遠隔二十幾年的史實，我不得不多費幾行筆墨，先來敘述一個輪廓，以供今天讀者們的參考。以下才是本題，且看言歸正傳。

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大戰爆發之時，我在重慶和政校學友朱培瑛葉德靖賢伉儷、陸鏗、高怡倫二兄，合作辦一張三日刊，名爲「僑聲報」。該報本由朱氏夫婦創辦，朱氏自任社長兼總編輯，邀約陸、高和我分任採訪、經理和編輯三組主任。事實上僑聲報在大報林立的戰都重慶，不啻小麻雀一隻，不過肝膽俱全而已。朱氏夫婦是福州人，朱曾任省議員，和南洋一帶的福建僑領有不少交遊關係，那時遠遠在太平洋大戰前，南洋僑胞對祖國抗戰全力支持，所以在重慶辦一家僑報，作祖國和海外僑界的橋樑，其意義和使命極爲重大深長。我們最初辦三日刊，準備一、二年後即改組發行日報。

一種很偶然但却又有其淵源的驚人事件發生了！

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天字第一號大新聞，竟由我們小小的僑聲報三日刊最早搶出了號外，早到比各大報早一小時，實在非同凡響。那時，中國抗戰已經四年多了，雖說對最後勝利信心堅定，但殘酷猛烈的戰爭，國家老早精疲力竭，政府人民，艱苦卓絕。一旦珍珠港事變爆發，美英成了盟國，共同對日作戰，當時全國振奮之情，筆墨那能形容？所以僑聲報的號外在那天黎明一出，全重慶即被我們的大聲疾呼所驚醒，從睡夢中一

躍而起，歡忻鼓舞，上達於天！

很榮幸，也很巧，我是當年最初採訪到珍珠港偷襲大新聞而出號外的第一個記者，我們擬就的號外報道，第一位寫成鋼版油印的朋友，就是今天臺北中央社總社廣播部主任周培敬兄。可憐那時僑聲報尚無自己的工場，在遠處一家印刷廠代印，所以臨時來不及，只好油印。培敬兄當年工作的中央社的宿舍，就在僑聲報對街，所以拉夫似地把他拉了來，因爲他有一手絕技，寫鋼版臘紙，又快又好。

正當日軍侵犯南洋，着着勝利前進，戰報如雪片飛來的時期；某一天，英國路透社通訊社重慶分社經理趙敏恒先生突然來了一個電話，邀約我代表該社入緬，任中國遠征軍的隨軍記者。我外出歸去後，同仁們立即以佳音轉告，並一致主張我暫離僑聲報，接受路透社的聘請。

我立即前往巴縣中學內國際宣傳處大樓樓下路透社會見了趙先生。兩年前我在中央政治學校新聞事業專修班受一年訓練時，他是我們的特約講師主講「新聞採訪」。後來，我們交情不錯，我始終以師友之禮遇之。一見面，我開門見山向他說道：

「我的英文程度如此之壞，那能代表路透社工作？」

他笑了一笑，爲我解釋說：

「你去隨中國軍隊，在軍隊中拍中文電報，怕他作甚？英緬軍方面另有兩位英國記者，彼此分開工作。」

這一番話使我定心，毅然接受任命，準備隨時就道，說老實話，我的英文至今不好，二十幾

年前做路透社駐緬戰地記者時更糟，如要我當年寫英文電稿通訊，我決不能勝任。

大約在重慶候了二、三星期，趙先生為我辦好了中英方面的隨軍手續，才乘飛機，轉道滇緬公路前往緬甸。

臨行前，去向趙先生請示機宜，他告訴我三件事：

第一、仰光失守，盟軍後退，中國軍隊能否阻擋得住日軍北犯，誰也不敢預料。只要緬甸有一據點，境內有中國軍隊，即要我留下，不能輕易離緬返國。

第二、軍中電報一定忙碌，所以多拍短電報，時間性次要者，再撰述中文通訊，用航空寄回重慶。

第三、孫立人的稅警團可能改編成國軍，奉派入緬作戰。如果孫去，要我同孫部特別聯絡。

我的「上司」是一位極其幹練精明的老記者，他所叮囑的三事，我牢牢記在心裏，準備「乘長風破萬里浪」去也。

離開重慶前幾天，七星崗抗建堂（抗戰建國之義，是屬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一個公共集會場所。）為了歡迎中國製片廠副廠長羅靜予赴美考察，就演他的家鄉戲——川劇來給他送行。我本川人，也樂得去消遣。誰知竟無形中影響了一位好朋友的「終身大事」。

原來，當天的新民晚報有短評一則，大意稱：

中國派大軍入緬遠征，協助盟國鄰邦抗敵。應為中國百年來之大事。現英國路透社已派記者即行入緬隨軍採訪，而我中央社尚無所聞。該社

實應從速遴派幹員入緬採訪，不能遠落外國通訊社之後云云。

我信手翻閱這短評後，抬頭見近處一位好朋友李斌三兄正在凝神若有所思。斌三兄那時正遭個人變故，精神萎靡，顏色沮喪。我靈機一動，即把他叫到靜處，以新民晚報短評出示，並鼓勵他從速去向蕭同茲社長陳訴願望，要求派往緬甸隨軍採訪。他似乎又高興，又感躊躇，因為他工作編輯部，而與我一樣英文有限。他說目前採訪部英文部不少人想去緬甸，如何輪得到他？

可是我為他打氣加油，以幾種特殊理由鼓勵他提起勇氣來，不妨一試。他聽完我的遊說之詞，不待觀賞川劇，即奔回中央社找社長先生去了。

我離渝時候，中央社發表派記者李斌三，攝影記者俞創碩二人前往緬甸，採訪中國遠征軍新聞。消息傳出，全社感到意外，新聞界也有相同反應，因為斌三兄從未參加外動活動，斯人也而任斯職，大有想像不到之感。

及後到了緬甸，迨全局崩潰，他隨司令長官羅卓英上將退入印度，任中央社駐加爾各答記者數年，苦練英文，其學大進；及今猶任中央社駐舊金山特派員。可說是在抗建堂一席話，我影響了他的一生，朋友之於朋友，往往如此，此是閒話，按下不提。

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中國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偕夫人暨重要隨員商震、王寵惠、張道藩、董顯光諸氏訪問印度返渝，我正好坐原飛機往昆明。珊瑚壩機場上冠蓋雲集，上從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下至文武高級僚屬，外交團仕女恭迎如儀。

。林公子超以元首之尊，出迎統帥，此為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五日，蔣委員長於西安事變脫險返京，在南京明故宮飛機場上。

當我從揚子江岸拾級而下機場時，第一個遇見的朋友，正是當年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任專門委員，現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的魏景蒙老兄。他匆匆忙忙向石梯上跑，我却忙忙匆匆向石梯下去。會記得他唯一句英語，向我送行：

FARE YOU LEAVING!

言猶在耳，而事隔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紀了，想着他這若干年來為國家和職務的賢勞，我如今養荷異國山野，走筆至此，大興今昔之感。

石梯盡處，再遇張道藩先生，在匆忙中奉告他即去緬。我在政校受訓一年時，陳果夫先生任教育長，道藩先生任教務主任，有一段師生之誼，他當時甚為高興，祝我多報佳音。

坐上最高統帥返國的原機，一架半新舊而有座椅的C四十七型雙引擎客機，逕飛昆明，再循滇緬公路入緬。

多謝軍事委員會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先生的安排，我準備乘坐該社的專用大卡車沿公路前往緬甸，一則可以看看沿途出國遠征國軍的行軍情況；二則可以看看勵志社沿途為盟軍特別是中國空軍美志願隊 A V G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服務的設施；三則可以瞭解在抗戰中這條大動脈的情況。

三月十日我踏上出國的征途前，還特別去拜會了一次坐鎮昆明的城防司令國軍第X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中將。拜會他的目的有二：一為對道

位仰慕已久的少壯將領，欲一瞻其豐采和聆高論；一為欲求了解緬甸戰場上的敵我態勢和有關問題。

因為據我的戰地採訪經驗，要做一個良好的戰地記者，普通條件如：軍事學基本知識、戰史、體力、勇氣、機智等而外，我認為最好還得要對所去之處的史地知識，如係外國，更宜通曉當地語言，風土人情等，果能如此，則一朝為文報道，可以寫得有聲有色，不致枯燥無味。

這是基本，更急切的準備則是對所去的戰場，關於我軍友軍敵軍的情報，至少要有一個輪廓式的了解。然後才能成竹在胸，去後分別輕重緩急，先後本末，就敵我態勢下，何處先去，何地後去；何處先訪，何物後寫。

我去拜訪宋希濂將軍，主要即是為這項準備；因為在重慶，有關軍方似乎不太清楚，也許他們為了軍事機密，也不敢對記者多說多講。

因為宋將軍同趙敏恒先生是老朋友，見我又有一軍事委員會的特別證件，所以他無大保留，把緬甸戰場上的敵我態勢，對我詳為說明。我到那時才知道，第五軍已全部入緬，正在下緬甸佈防；而第六軍則尚在滇緬邊界臨近泰國的北部待命。

宋將軍的結論是：國軍入緬過遲，英緬方面也不充分合作，戰局前途，並不樂觀。他並且很意義深長地給我一個建議：要我以英國路透社記者而又為中國人的雙重立場，儘可能着重中英合作的強調和呼籲，因為是為盟國共同的勝利，宋將軍送給我一項不平常的任務，我自當當仁不讓，謝他指點，與辭而別。

三月二十八日晚間，我隨着一隊後勤部隊的卡車隊，經過滇西雄壯的山水，越過上緬甸的高原地帶，進入下緬甸草原，到達了前方的第五軍司令部所在地——瓢背。當晚，第五軍參謀長羅友倫少將便接見了我，當年羅將軍風度翩翩，毫無趕赴武夫的形色，與幾年前他在臺灣出任海軍陸戰隊司令時之精悍結實，前後判若兩人。

他首先對我們用筆桿的人，到前方來參觀槍桿表示歡迎，隨即展開軍用地圖，把最近的敵我態勢和近日的前線戰況講述給我聽。

原來，整個緬甸戰場的迎戰態勢是：正面沿鐵道由我第五軍擔任，右翼是英緬軍部隊負責，左翼沿泰緬邊境原僅有第六軍一個加強團。日內即可由第六軍全部入緬擔任防務。

敵軍侵緬，動用兵力共三個師團，侵佔仰光以後，在其原有的第五十五師團之外，又增加了一個第三十三師團，另在泰緬邊境陳兵第十八師團。從仰光沿鐵道向北推進，力攻我們正面的是第五十五師團，其第三十三師團則向右翼的英緬軍第一師侵犯，其目的地是普羅姆油田。正面敵軍正猛烈進犯緬南重鎮同古（東瓜），與我第二師師戴安瀾將軍部激戰中。敵第十八師團與泰軍成立日泰聯軍總部，很有可能進犯我們左翼，那時最空虛脆弱的正是左翼。

聽羅參謀長一夕談，發覺大勢不好，心中為之戚戚。當晚被款待在第五軍編印處，負責人江丹楓、黃綿齡兩位軍中文化同志，他們編印一份四開的陣中日報，消息就靠重慶中央廣播電臺的紀錄新聞。當時因為戎馬倥傯，陣中日報暫時油印一小張簡報，一切器材設備，還留在廣西泉州

，而另有人繼續出版。

當晚在第五軍部編印處的行軍床上一宿，翌晨飯後即如約拜訪該軍軍長杜聿明（光庭）中將。那是我第一次會晤這位名將，他當年給我的初次印象是：年約四十開外，中等身材，精悍沉着，不動聲色，一身卡曠布軍便服，襯着他那付平頭式，望之彷彿若中級軍官，誰知他就是當時入緬遠征國軍的最高將領。

原來，是年六月中旬，中國入緬軍正式成立「中國入緬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部」，派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上將為司令長官，第五軍長杜聿明為副司令長官，在衛立煌未到之前，就由杜副司令長官代拆代行，指揮第五第六（軍長甘麗初中將）兩軍作戰。事實上另有「中國駐緬參謀團」負責作戰計劃，包括國軍的佈置和英緬軍的聯絡等業務，團長是林蔚文中將，副團長是馬崇六（晉三）中將。

和杜將軍談了約一個鐘頭，我主要的新聞收穫是一則充分了解了緬甸戰局的嚴重性，已知同古的第二百師戴安瀾少將部正被敵軍第五十五師團包圍，激戰展開。一則對工作發生重大困難，第五軍電臺忙極，絕無可能代拍新聞電報。

我會晤杜將軍時，即已充分明瞭戰局情勢，當即要求送我前線去採訪，因這主戰場的同古防衛戰，極富新聞價值。杜將軍說同古正被包圍，我現在去也不能進入，要我準備隨時有機會前往。

羅參謀長同時並警告我，不要隻身外出，因為親日的「緬奸」四處出沒，已發生襲擊我徒手士兵的事件。如此一來，我既不能立刻到前線，

又不能發電報，更不便四處隨意走動，當時頗感苦惱。只能設法訪問了從前線收容下來的負傷官兵，和把沿途見聞，中英緬合作等等，寫成通訊，託去後方的人在臘戍付郵，寄回重慶路透社。

三月廿九夜同古守軍第二師突圍，三十日我即得到機會隨軍部前往同古附近下達命令的聯絡參謀李希綱少校，直奔前線而去。我們乘坐一輛半裝甲車，由軍部派特務營士兵一班人，荷機槍手榴彈等，護送參謀和我去同古前線。那位年約二十七八個子瘦長的李少校，健強，有風趣，精明爽快，有時他自駕車，和我並坐暢談一切。

後來回國我才知道他原來是政界耆宿李印泉老先生（名根源，為政學系的元老）的三公子，我稱印老為老伯；在國內重逢他時我已叫他三哥，可是在前線他却言不及私交，令人可佩。那晚午夜一時出發，裝甲車在上緬甸的草原上，沿着柏油公路飛駛，黎明到達第一線的葉達西鎮，和敵人繼續北犯的兇鋒對抗着的，是第二十二師廖耀湘部。我們的裝甲車會為敵人重炮轟擊的炮彈爆發在車附近所引起的震動而傾覆路旁，幸無人負傷，乃捨車繞火線而去右翼西湯河畔待命的第二師指揮所。半途遇戴安瀾師長，他奉電令到第二十二師指揮所與廖耀湘師長會談作戰經驗，敵軍情報等，並候軍部由李參謀所携的命令。

我們喜出望外，遂一同步行至廖師指揮所，時天色已明，砲戰已歇，得片刻空閒，大家就在掩蔽部的工事旁同進早餐，兩位師長即就地圖與地形，商量依照軍部命令佈防。早餐未畢，從樹林中走出一位英軍聯絡官和一位美國戰地記者，是我在重慶所識的紐約時報兼倫敦泰晤士報駐渝

特派員白德恩。當時我們二人就以東瓜戰役為主題，對戴師長進行訪問，一直同他談到坐車回到第五軍軍部。

我們二人得到極好新聞資料，但却無法發出，不得已由杜將軍派一輛砲兵指揮車，專程送我們二人回軍部距一百六十哩的梅苗去拍發電報。

同古之戰，極為精采，可惜我們從前線輾轉奔走三百哩，到了梅苗，依然不能如願拍電，僅在英軍聯絡處發了短電，再設法補寫通訊交不定期郵航，從臘戍寄到重慶。我和白德恩急得大叫糟糕透頂，眼見有動人報道却不能爭取时效，豈不白費精力，空冒險阻艱難？

但至今回想起來，我們採訪緬甸戰事的記者們，沒有一人得到滿意而成功的報道，英美記者甚至一度推派代表一人飛回重慶發長電，其情況之難，可想而知。因為，緬甸戰局一起就緊張混亂，再則連連敗退，軍情緊急萬分，軍中電臺那有功夫替記者們發電報？

同古戴安瀾師全師突圍之後，敵人繼續北犯；正面向廖耀湘師着着壓迫，我們的右翼英緬軍七千人會一度為敵軍第三十師團包圍於仁安羌油田，已隨投降前夕，後為我國由星夜馳援的勁旅新編第三八師孫立人部救出重圍，孫將軍的英名，一戰震動世界，後來還為此得了英皇的勳章。

我們的左翼方面已由第六軍甘肅初部接防，可是一千二百哩的左翼，只有第六軍三個師防守，正面太廣，以致無縱深配備，後來緬局逆轉，即以左翼的棠杏為敵軍第十八師團自泰國滲透突破，奇襲臘戍，截斷我們盟軍的後路，演成全局崩潰，遠征軍翻越野人山的慘痛戰史！

當我和白德恩回到後方拍電返渝時，我在英軍聯絡處會見了另一位路透社的英國記者孟祿君，我們即商妥：右翼英緬軍和中國軍的戰訊，由他負責；正面和左翼中國軍的戰訊，由我報道，分工合作，極盡情理。所以後來我本想趕去仁安羌訪問孫立人的，而孟祿則表示他負責右翼，同時正面一直吃緊，左翼也隨着緊張起來，我亦無暇抽空到右翼去看孫立人，未遑行趙先生對我的叮嚀之一。一直到中國駐印軍就一九四三年從印度反攻緬甸，我再度入緬隨軍時才認識了大名鼎鼎的孫將軍，真可謂相見恨晚了。

同古戰役之後，敵軍在我們左翼的第十八師團，也開始進犯，一共動用了三個精銳步兵師團，配合陸軍航空隊及砲兵等部隊，向我們盟軍正面和左右翼不斷進攻。其企圖正如杜將軍所告，第一步妄圖擊潰正面鐵道線上的盟軍主力——中國第五軍，再進而會師奪取緬甸中部的古都曼德勒（亦稱瓦城），最後再竄犯上緬甸侵犯臘戍重鎮，威脅滇邊和印境。

但是杜將軍當時的判斷，還未考慮到敵人會出奇兵突破左翼，竄犯後防，截斷我大軍退路，甚至狼奔豕突，竄進滇西，直達怒江西岸，使昆明告急，重慶震動，對抗戰軍事增加嚴重無比的威脅。（未完待續）

小啓：尹雪曼教授「三度花嫁」續

稿未到，暫停刊登，敬請讀者鑒諒